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明儒學案卷五十九至六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裴謙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李覲光

謄録監生臣王鍔

明儒學案卷五十九

餘姚 黄宗羲 撰

東林學案二

御史錢啟新先生一本

錢一本字國端别號啟新常州武進人萬歷癸未進士授廬陵知縣入為福建道御史劾江西廵按祝大舟逮之貪風始衰又劾時相假明旨以塞言路請祟祀羅文

毅羅文恭陳布衣曹學正已而廵按廣西皇太子冊立改期上言自古人君未有以天下之本為戯如綸如綍乃展轉靡定如此者一人言及即曰此激擾也改遲一年届期而又有一人言及又曰此激擾也復遲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人敢言庶得委曲遷延以全其昵愛之私曾不顧國本動揺周幽晉獻之禍可以立覩疏留中踰四月給事孟養浩亦以國本為言内批廷杖并削先生籍歸築經正堂以講學東林書院成與顧端文分主

講席黨禍起小人以東林為正鵠端文謡詠無虛日而先生不為弋者所慕先生之將歿也豫營宅窆掘地得錢兆在庚戌賦詩曰庚戌年遙月易逢今年九月便相衡又曰月朔初逢庚戌令夬行應不再次且如期而逝葢丁巳九月月建為庚戌也天啟二年壬戌贈太僕寺少卿予祭一壇先生之學得之王塘南者居多懲一時學者喜談本體故以工夫為主一粒穀種人人所有不能凝聚到發育地位終是死粒人無有不才才無有不

善但盡其才始能見得本體不可以石火電光便作家
當也此言深中學者之病至謂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
曰成之者性夫性為自然之生理人力絲毫不得而與
故但有知性而無為性聖不能成愚不能虧以成虧論
性失之矣先生深於易學所著有像象管見象鈔續鈔
演九疇為四千六百八爻有辭有象占驗吉凶名範衍
類儒學正脈名源編滙編録時政名邸鈔語録名𦘕記
𦘕記聖門教人求仁無甚高遠只是要人不壞却心術

狂猖是不壞心術者鄉愿是全壞心術者　稜角多全無渾涵氣象何以學爲　毋信俗耳庸目以是非時事臧否人物　人分上是非好醜一切涵容不輕發露即高明廣大氣象朱子曰人之情僞固有不得不察然此意偏勝便覺自家心術亦染得不好也　在聖人分上說無二而非一在凡人分上說無一而非二時時處處因二以求其一便是學的頭面　性體不現總是血氣用事之夫　聖人所謂無無聲臭耳非無無天載也無思

無為耳非無易也無伐無施耳非無善勞也　操有破有載之心以立於世何時滾出太極圈來　動而未形有無之間不是未形與形交界處亦不是有無過接處動之著為已形為念為慮動之微為未形為意為幾誠意研幾慎獨異名而一功　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心事無兩不於事外正心不於心外有事心事打成一片此所以為集義必有事焉而又正心必無事焉而唯正心皆襲皆取　心者三才主宰之總名天地之心天地之

主宰人心人之主宰只單以人言心一而不三通天地人以言心一而三三而一别無兩心謂人心道心八字打開謂道心為主人心聽命謂性是先天太極之理心兼後天妙氣性是合虛與氣心是合性與知覺俱要理會通透　以三才言生理性也以三才言主宰心也一而不三無主心非其心矣一而不三不生性非其性矣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心性不合一都無根其心三月不違仁心與仁不合一都是違七十而從心所欲

不踰矩心矩不合一都是踰　君子以仁存心以禮存心仁則心存不仁則亡禮則心存無禮則亡若曰存之於心而不忘仁禮皆心中之磈礧物矣　同此一息之時同此一息之氣有以之生有以之死有以之存有以之亡便見生死存亡只一氣恁地滚出不窮底又見物各一極斷然不相假借底　聖學率性禪學除情此毫釐千里之辨　聖賢教人下手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異端教人下手芟柞荑稗謂了妄即真恐天下並

無莫稗去就有五穀熟之理　卦必三畫見得戴天履地者人非是以一人為人必聯合天地而後為人　迦文丐首也坐談虛空誰為生養只得乞以乞率人亷恥喪盡是以凡涉足釋途者亷隅都無可觀　不可以知為識亦不可以徧物之知為格物　告子曰生之謂性全不消為故曰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桮棬此即禪宗無修證之說不知性固天生亦由人成故曰成之者性又曰成性存存世儒有專談本體而不說工夫者

其誤原於告子　萬物皆備我也體物不遺心也離物言我失我遺物認心失心單言致知亦是無頭學問須從格物起手　不見頭腦之人儘饒有定靜工夫如池沼之水澄靜無汨豈不亦號為清泉然終不稱活水

朱子於四書集註悔其誤己誤人不小又欲更定本義而未能後人以信守朱說為崇事朱子此徒以小人之心事朱子耳　孟子說求放心求仁也不仁則心放仁則心存後學忘源失委以心為心而不以仁為心知所

以求心而不知所以求仁即念念操存頃刻不違衹存得一個虛腔子耳豈所以為心哉　本物於身之謂格性地有覺之謂學　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學不在踐履處求悉空談也　如不長以天下國家為一物即此混然中處之身皆絶首截尾之朽株斷枝殘柯之末枿已安得謂之有本而能以自立　寂然之先陰含陽意與知為一感物之後陽分陰意與知為二若是真意運行即意即知即運行即明照若是妄意錯雜意自意知

自知意雖有妄知定不昧意屬陰知屬陽陽主得陰知主得意此欲誠其意所以必先致其知　先須開闢得一個宇宙匡廓然後可望日月代明四時錯行於其中故不格物而求致知意誠者無之　心意纔暴戾便是於乾坤毀傷了一番便似於父母忤逆了一番即此便是莫大罪惡了　全其生理之謂生戕其生理之為死人實有生死不得謂之無生死　際天蟠地皆人道也特分幽明而謂之人與鬼神耳　擊而火出見而惻生

皆凡庸耳非所以論君子　喜怒哀樂平常只從情上生來底即未喜未怒未哀未樂全是偏全是倚不得謂之中此處切須體究明白　後生小子但有向上根器直須忘年下交以致誘掖奬與之意若要羅致門下便屬私心不足道也　四端只是果芽若不充長立地成朽常人耳目汩於睹聞性體汩於情識如病瘧漢只為未發是病故發時皆病　凡任情徇情之夫別無所謂未發之中以喜言如喜在功名眠裡夢裡皆功名如喜

在富貴眠裡夢裡俱富貴即寂然泯然之中固不勝其偏於喜倚於喜安有所謂喜之未發乎喜怒哀樂之未發太虛之天體也學者殊未易有之於已　不知性無心可盡不養性無心可存　養得血氣極和極平終血氣也除是重新鑄造一過　把陰陽五行俱抹煞光光要尋得太極出來天下無如此學問徒過欲非所以存理長存理乃所以過欲　不從格上起程俱歧路也種樹尋根疏水尋源其格乎　思慮未起鬼神莫窺與天

下莫破同意有可破則有可窺而鬼神之所不佑已在此矣　有涵養未發工夫立脚在太極上未發已發雖千路萬路只是一路故曰獨無涵養未發工夫立脚在二五上未發已發俱不是一路了未發陰陽雜揉已發善惡混淆已不得謂之獨矣又安所致其慎乎　十二時中看自家一念從何處起即檢點不放過便見功力

古人為宗廟以收魂氣死亡且然矧於生存一無所收則放逸奔潰釋收於空老收於虛與博奕類聖人本

天天覆地載天施地生心之所也學以聚之收於學也故曰悠久無疆　外面只管要裝點得好看便是的然而亡底路頭　仁義禮智德性渾全孤仁偏廢皆屬氣質君子有弗性焉　主宰心也道理性也主宰無非道理道理以為主宰言心更不消言性言性亦不必言心若但能為主宰而非其道理何可以為心此聖賢心性雙提言性必根心言心必合性之大旨人知由男女構精而生不知由天地絪緼而生是以多以人為心而不

充以天地為心所謂人心道心者人心以人為心也道心以天地為心也天人無二不學便都岐而二之　開闢得一個天覆地載規模心量方現充拓得一個天施地生氣象性量方現　程朱一脈相承在居敬窮理居敬本中庸之戒慎恐懼為始窮理本大學之格物致知為先　識者坤藏之記性坤畫一知者乾君之靈性乾畫一人皆有識有知識以知為主知如坤必以乾為主識從知坤從乾此即一之頭面識不從知坤不從乾此即

不一之頭面異教轉識成智説無了坤但有了乾宇宙無此造化人亦自無此心體　就一人言心都喚做人心就一人言性都喚做氣質之性以其只知有一已者為心為性而不知有天下之公共者為心為性也惟合宇宙言心方是道心合宇宙言性方是天地之性　虛知都無用惟致乃實　怠惰放肆心即人欲多端多歧戒慎恐懼心即天理只一路謂即慎為獨可所謂做得工夫是本體合得本體是工夫　朱以功曰事事肯放

過他人則德日洪時時不肯放過自己則學日密　盈天地間皆化育流行人試自省化不化育不育但有不化直是頑礫有不育直是僵塊於此不知知於何致仁義禮智人所固有只不曾根之於心便不生色者心符故曰生色令人乍見惻生但是端不是根譬如五穀豈不是美種謂人無是種不得然同有是種不會種去只喚做死粒不喚做生粒株守這幾粒一人生育不來况推之天下國家　後世小人動以黨字傾君子傾人

國不過小人成羣而欲君子孤立耳或有名為君子好孤行其意而以無黨自命者其中小人之毒亦深 仁人心即本體義人路即工夫故舍其路而不由便是放其心而不知求章本清曰世之求心者止欲守其黙照之體存其圓虛之神好静惡動而於日用閒親踈厚薄是非可否一切失其宰制化裁之宜縱使恩怨平等而於親親仁民愛物混然無別謂之為仁可乎謂為心不放可乎可見由義正以居仁充類至義之盡即所以為

仁之至也　面孔上常要有血　只看當下一念稍任耳目役聰明不從天命赫赫中流出便不是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雖如此密修這一念發來稍浮不隱稍麄不微稍二三不一路亦無獨可慎而萬有之欛柄卒難湊手只要安頓這一個形軀之身在好處早已不是士的路口了故曰士而懐居不足以為士　近有石經大學虞山瞿元立考辨至為精核其為偽造之書無疑而管登之掘强不服真所謂師不必賢於弟子　禮生自仁如

枝生自根若以禮為仁如以枝為根便與復義無交涉
放其心謂失其仁義之良心也是個仁義之心即常
遊於千里之外正謂之存不謂之放不然即常斂於徑
寸之內正謂之放不謂之存　硜硜然小人哉為庶民
百姓等以分位言謂之小人如庶民百姓而信果硜硜
然庶民百姓哉亦可以稱士若今之從政者寧不軒然
以大人君子自命求小人之信果反無有不可以其分
位而算之為士　乍見怵惕嘑蹴弗屑弗受此人人之

真心非誠而何這點真心分分明明當怵惕自怵惕當羞惡自羞惡一毫瞞昧他不得互混他不得非明而何自誠明謂之性謂此他無謂也就這分分明明一點真心擴充以滿其量何人不做至誠至聖自明誠謂之教謂此他無謂也　有性無教有天無人如穀不苗如苗不秀如秀不實不是有一般天道又有一般人道有一般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之聖人又有一般擇善而固執之賢人如無人道之擇執其所中所得不過

電光石火之消息天道且茫如而惟聖罔念亦狂矣
孟子據才以論性人所為才既兼三才又靈萬物人無
有不才才無有不善以體謂之才性以用謂之才情以
各盡其才各成其才其全謂之才德才賢才品才能其
偏亦謂之才質才氣才智才技才調並無有不可為善
之才告子不知有所謂才故其論性或等之梗直之杞
柳或比之無定之湍水或以謂不過食色而夷之物欲
之中或并欲掃除仁義而空之天理之外但知生之為

性而不知成之為性即同人道於犬牛而有所弗顧孟子辟而闢之與孔子繼善成性之旨一線不移宋儒小異或遂認才禀於氣又另認有一個氣質之性安知不躋必為堯舜之志此憂世君子不容不辨　周子太極圖說於孔子易有太極之旨微差一線程張氣質之性之說於孟子性善之旨亦差一線韓子謂軻之死不得其傳亦千古眼也　率從誠始修從明始自誠明人人本體之明故曰性自明誠人人工夫之誠故曰教　愚

可與知能行見在都有下手處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到底都無歇手處　習性習慣成自然以習為性原非性也氣質之性一向使氣任質慣也誤認以為性原非性也　孔子四十而不惑心理一孟子四十不動心心氣一志一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不特氣壹動志為動心志壹動氣亦總是動心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心氣工夫一體成天君泰然百體從令氣動即心動也　生知之生字人人本體學知之學字人人工夫謂生自足而

無待於學古來無如此聖人　鋪天徹地橫來竪去無非天命散見流行即此是性別無性也孟子莫非命也順受其正譬如親造子命喜怒惟親而喜不忘怒不怨則子之順受其正君造臣命進退惟君而進以禮退以義則臣之順受其正天造人命順逆惟天生死惟天廢興修短惟天而修身以俟則人之順受其正天無妄命即氣數即義理無氣數之非義理中庸天命之謂性亦如此　道之廢行皆命譬時之晝夜皆天要有行無廢

是有晝而無夜也只晝裡也是這個天而處晝底道理不同於夜夜裡也是這個天而處夜底道理不同於晝晝應有為宵應有得日出宜作嚮晦宜息令或晝裡要做夜裡事夜裡要做晝裡事小人不知天命者便如此

中庸其為物不貳袁公問仁人不過乎物孝子不過乎物天地人物總為一物即物即理大學格物如此

只是這個身子頓放得下是謂克已提掇得起又謂由已太極性也兩儀質也形色天性理人踐形性質合而

為道也性質畧有纖毫罅縫斯為之離子思發明率性修道兩項工夫一在耳目覩聞上較勘離與不離一在心術隱微上較勘離與不離到渾融合一而獨體露斯即情即性即吾身即天地萬物即中和即位育　求在我者天不在心外求命不在身外求求在外者求天於心之外求命於身之外　隱微二字朱子訓作幾字本易傳知幾孟子幾希來譬如一粒穀種人人所有只難得萌芽既萌芽又須萬分保護培養到苗而秀秀而實

方有収成君子慎獨慎此　性靈明也慎真誠也率以誠落脈修以明入門　禪本殺機故多好為鬬口語儒者每染其毒而不自覺何哉

文介孫淇澳先生慎行

孫慎行字聞斯號淇澳常之武進人萬歷乙未進士第三人授翰林院編修四明挾妖書起大獄先生以國體爭之累遷至禮部侍郎癸丑署部事時福王已下明春之國之旨然神宗故難有司莊田給四萬頃先生謂祖

宗朝未有過千頃者且潞王為皇上之弟豈可使子加於其弟皇貴妃又求皇太后止福王行謂明年七十壽誕留此恭祝於是上傳改期路人皆知福王必不肯行但多為題目以塞言者之口先生謂福清曰此事不了某與公皆當擰一死福清曰何至是先生曰非死何足以塞責乃集九卿具公疏待命闕下者二旬先生聲淚俱迸達於大內福清亦封還内降神宗為之心動十二月二十二日從皇貴妃索所藏文書不肯出明日又索

至丙刻皇貴妃不得已出之文書者神宗許立貴妃之子割臂而盟者也至是焚於神前二十八日遂降旨之國代藩廢長立少條奏改定庚戌科場之弊題覆湯賓尹南師仲罰處宋儒羅豫章李延平從祀孔廟釋楚宗高牆二十三人閑宅二十二人皆先生署事所行也甲寅八月回籍小人中以京察天啟初召為禮部尚書先生入朝首論紅丸事劾奸相方從哲下九卿科道議議上奪從哲官而戍李可灼未幾告歸逆奄起大獄以三案

為刑書挺擊以王侍郎為首移宮以楊忠烈左忠毅為首紅丸則以先生為首兩案皆逮死先生方戍寧夏烈皇立得不行崇禎改元用原官協理詹事府未上後八年有旨擇在籍堪任閣員者先生與劉山陰林宦胎同召至京而卒年七十一賜謚文介先生之學從宗門入手與天寧僧靜峯叅究公案無不了然每從憂苦煩難之境心體忽現然先生不以是為得謂儒者之道不從悟入君子終日學問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

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故舍學問思辨行而另求一段静存動察工夫以養中和者未有不流於禪學者也其發先儒所未發者凡有數端世說天命者除理義外别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因是則有義理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先生謂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顧有不齊乎哉蓋一氣之流

行往來必有過有不及故寒暑不能不錯雜治亂不能不循環以人世畔援歆羡之心當死生得喪之際無可奈何而歸之運命寧有可齊之理然天唯福善禍淫其所以福善禍淫全是一段至善一息如是終古如是不然則生理滅息矣此萬有不齊中一點真主宰先生之所謂齊也先生謂性善氣質亦善以麰麥喻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象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性好氣質不好葢氣禀實有不齊

生而愚智清濁較然分途如何説得氣質皆善然極愚
極濁之人未嘗不知愛親敬長此繼善之體不以愚濁
而不存則氣質之非不善可知先生之所以為善也先
生謂人心道心非有兩項心也人之為人者心心之為
心者道人心之中只有這一些理義之道心非道心之
外别有一種形氣之人心也葢後人既有氣質之心遂
以發於氣質者為形氣之心以為心之所具者止此知
覺以理義實之而後謂之道心故須窮天地萬物之理

不可純是已之心也若然則人生本來衹有知覺更無義理只有人心更無道心即不然亦是兩心夾雜而生也此先生之說長也三者之說天下浸淫久矣得先生而雲霧為之一開真有功於孟子者也陽明門下自雙江念菴以外總以未發之中認作已發之和謂工夫只在致和上却以語言道斷心行路絶上一層喚作未發之中此處大段著力不得只教人致和著力後自然黙窣撞著也先生乃謂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人日

用間豈必皆喜怒皆哀樂即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心
體截得清楚工夫始有著落自來皆以仁義禮智為性
惻隱羞惡辭讓是非為情李見羅道性編欲從已發推
原未發不可執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而昧性自謂
提得頭腦不知有惻隱而始有仁之名有羞惡而始有
義之名有辭讓而始有禮之名有是非而始有智之名
離却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則心行路絶亦無從覔性矣
先生乃謂孟子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為仁之端

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為端也如此則見羅之説不辨而知其非矣劉夫子曰近看孫淇澳書覺更嚴密謂自幼至老無一事不合於義方養得浩然之氣茍有不慊則餒矣是故東林之學涇陽導其源景逸始入細至先生而另闢一見解矣

困思抄止即仁敬孝慈信是至善也豈唯道當止抑亦人不能不止處人不能舍倫之外别為人亦不能舍倫之外别為學日用人倫循循用力乃所謂實學故特稱

止學者誰不識有人倫但覺人倫外尚復有道盡倫外尚復有學即不可謂知止即一出一入精神終不歸歇思致終不精詳擾擾茫茫如何有得止時三代以下道術不明久矣只節義一途尚在人倫内然已多不合道者至說道德即未免悠悠空曠若功利辭章更夢想不到人倫地位嗚呼何不於知止求之知止獨非獨處也對面同堂人見吾言而不見吾所以言人見吾行而不見吾所以行此真獨也且慎獨亦不以念初發論做盡

萬般事業毫無務外為人夾襍便是獨的境界斂盡一世心思不致東馳西騖走作便是慎獨的精神自懺　夫以天之浩蕩竟不知何處津涯何從湊泊直揭之斯昭昭而天可括且天道無窮而曰及其無窮豈真有積累乎無窮皆斯昭昭也所謂為物不二者也夫吾之心不有昭昭存耶一念如是萬念如是一息如是終古如是葢不盈寸而握天地之樞焉昭昭　余嘗念之若思嗜欲未思而中若燔矣思詞章久之亦有忡忡動者倘思道

理便此心肅然不搖亂若思道理到不思而得處轉自水止淵澄神清體泰終日終夜更不疲勞不知何以故且思到得來又不盡思的時節不必思的境路儘有靜坐之中夢寐之際遊覽之間立談之頃忽然心目開豁覺得率性之道本來元是平直自家若向繁難搜索是亦不思而得一實證 慎思

人徒說戒慎恐懼是工夫不知即此便是真性丢却性別尋一性如何有知性時謂所不覩所不聞是天命我要戒慎恐懼他是天命與我

身終粘連不上一生操修徒屬人為又如何有至於命時愼獨

朱子云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天理天命之性也即是戒愼恐懼君子戒愼恐懼便為存非是別有他物而將此存之也同上

告子以生言性執已發而遺未發便是無頭學問且以天命言性正所謂凡聖同然理義悅心而形體不與焉言生則未免涉形體矣烏可謂性夫人之與禽獸異也以形體觀不啻相千萬矣而孟子特謂之幾希可見形體之異聖賢不謂之異也惟是理

義之說惟人有之而禽獸不能所謂幾希者也今若以形體言性則犬牛人同有生便同有性正如以色言白之謂白只一白白羽白雪白玉亦同一白而所謂幾希者惡從見之說者謂生非形體特生機夫既有生機非無可指既有可指便非未發正白之謂白之說也然則生終不可言歟曰性未嘗不生也而實不可以生言也如天地之大德曰生德與性固有辨曰大生曰廣生皆天地之用用即已發不可偏執為性也且時行物生天

地位萬物育聖賢亦何嘗不言生但從生言性雖性亦生從性言生雖生亦性雖性亦生必至混人性於犬牛雖生亦性方能別幾希於禽獸生說

言性圖

孟子性善○可使為不善●上圖即性相近 下圖乃習相遠

告子無分善不善○●兩者不存并性亦不立

宋儒○性即理才稟於氣○清賢 氣有清濁●濁愚

如此並衡便把真性來做兩件孟子說性善即習有

不善不害其為性善後人既宗性善又將理義氣質並衡是明墮有性善有性不善與可以為善可以為不善之説矣且告子説無分雖不明指性體而性尚在後人將性參和作兩件即宗性善而性亡

孟子謂形色天性也而後儒有謂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夫氣質獨非天賦乎若天賦而可以弗性是天命之性可得而易也孟子謂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而後儒有謂論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夫使才而果有下愚

是有性不善與可以為不善之說是而孟子之言善非也孟子謂故者以利為本而荀子直謂逆而矯之而後可以為善此其非人人共知但荀子以為人盡不善若謂清賢濁愚亦此善彼不善者也荀子以為本來固不善若謂形而後有氣質之性亦初善中不善者也夫此既善則彼何以獨不善初既善則中何以忽不善明知善既是性則不善何以復繫之性然則二說又未免出入孟荀間者也荀子矯性為善最深最辨唐宋人雖未

嘗明述而變化氣質之說頗陰類之今若說富歲凶歲子弟降才有殊說肥磽雨露人事不齊而謂麰麥性不同人誰肯信至所謂氣質之性不過就形生後說若稟氣於天成形於地受變於俗正肥磽雨露人事類也此三者皆夫子所謂習耳今不知其為習而强繫之性又不敢明說性而特創氣質之性之說此吾所不知也如將一粒種看生意是性生意默默流行便是氣生意顯然成像便是質如何將一粒分作兩項曰

性好氣質不好故所謂善反者只見吾性之為善而反之方是知性若欲去氣質之不善而復還夫理義之善則是人有二性也二之果可謂性否　孟子諄諄性善為當時三說亂吾性也又諄諄才無不善恐後世氣質之說雜吾性也夫氣質既性生即不可變化與性一亦無待變化若有待變化則必有不善有不善則已自迷於性善其說可無論矣獨無善無不善令人尚宗述之而以出自告子又小變其說以為必超善不善乃為善

嗚呼此亦非孟子所謂善也子曰人之生也直夫不待超而無不善此則孟子所謂善也易云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此則孟子所道性善也　或疑旣性善氣質又同是善下愚何以獨不移曰此自賊自暴自棄之過非氣質之過也然則生知學知困知又何不同曰此孔子所謂性相近者也相近便同是善中亦不可一律而齊然則性之反之可謂同乎曰孟子葢以湯武合堯舜非以堯

舜禹湯武也正所謂同是善中不可一律齊者也終不害為知之一譬如水有萬派流性終同山形萬狀止性終同故人人可為堯舜同故也或相倍蓰而無算不能盡其才此則異耳聖賢見其異而知其同諸說迷其同而執其異後儒既信其同又疑其異故其言性也多不合　告子言性曰杞柳柳最易長曰湍水水最易動曰生之謂性生其活機曰食色性也食色其實用而合之無善無不善益不可指著使庸常者由之而日見吾心

之感應其宜人情者此言使賢智者知之而默見吾性之流行其超人情者亦此言蓋以圓活教人自謂見性極真不知誤天下愈甚流俗既以濟其私迷不知檢防高明益以神其見蕩無所歸著嗚呼舍善無性舍明善無率性宋儒之直提此者吾得立本之說焉明儒之直提此者吾得良知之說焉告子下條同

告子之兩不得勿求非真任之不得也其宗旨當在不得之先不使至於不得耳只是聖賢之道存心兢業當在預養惟恐一不

得也及其不得則皇皇焉困心衡慮而亟為自反之圖夫其皇皇焉困心而衡慮者正告子之所謂動心而深㳟欲者也不知唯動於不得而後不動於其無不得者真　孟子則非義外並不曾說義內何則義原不專內也告子既墮外一邊我若專墮內一邊二者均屬偏見義外　必有事而正此徒正事耳心慊則行事自能合義若止正事補東缺西得此失彼恐非集義之道且心不先慊縱外事雖正中可勿餒乎恐亦非浩然之路勿正

中和尚可分說致中和之功必無兩用未發一致中和已發一致中和辟如天平有針為中兩頭輕重鈞為和當其取鈞非不時有斟酌到得針對來煞一時事且鈞而相對是已發時象如兩頭無物針元無不相對更是未發時象看到此孰致中孰致和何時是致中何時是致和君子只一戒懼不忘便中和默默在我便是致字無兩條心路致中和

凡學問最怕拘板必有一種活動自得處方能上達天地間之理到處流行有可見有不

可見有所言有所不能言不是以心時時體會有活動機括焉能日進日新故須時習若止認作服習重習專有人工絕無天趣即終身從事轉入拘板時習 格字諸家訓釋頗異若以為格非心則侵誠且不先知如何辨得非心出若以為格式則侵正修且不先知卻認何者是格式若以為感格則侵齊治平且不先知豈能念得我所以感格人人所以感格於我的道理故知格物是大學實功窮理是格物定論易曰君子窮理盡性窮理

即窮吾性之理也陽明說致良知纔是真窮理格物 利善如何辨曰不為不欲此義之善也反是即利不為不欲又如何辨曰無為元吾所不為無欲元吾所不欲此所謂性善也吾人只有這一些可以自靠反求而即得義利

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欲人識心故將惻隱之心指為仁之端非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為端也孟子又說仁義禮智根於心若仁中而惻隱之心反為端是應言心根於德不應言德根於心也若心根於德則

百方求德心恐有不真之時唯德根於心則一味求於心自無不真之處故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一書專為性善說也然則仁義禮智可謂非性乎曰中庸言性之德也謂之德則可謂之即性則不可於文生心為性惟性善故心善心善故隨所發無不善而有四端端者倪也有端倪不可不窮分量故須擴充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知仁義禮智之根於心便是知性若仁在中而惻隱之心反為

端是應言反求不應言擴充也四端　天理之流行即氣數元無二也故善降祥不善降殃正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至者也若小人不知天命則妄意為之而未必為妄意致之而未必至而不免行險以僥倖知命　萬有不齊之内終有一定不移之天天無不賞善者也無不罰惡者也人無不好善惡惡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同上

常人不知禍福只為見善不明至誠既明善辟如天下百工技藝茍一造其至即成敗得失分數便可以逆計

無不審至誠盡民物窮古今貫幽明洞天地不過若民情日用之在目前最是了了又何不先知（先覺辨）道者至誠知之人人亦可以與知之者也非知人所不能知而以為異也人不共知便知到極頭終是有隔礙處（同上）

與知之知即聖人之知能行之行即聖人之行特言愚不肖者見人人皆可以為聖也大約聖賢所謂知能從本根上論不從枝葉上論若以枝葉論而愚不肖有時窮矣唯以本根論而率性固未嘗不同也（與知）昔人

言中第以為空洞無物而已頗涉元虛但言未發不及喜怒哀樂即所謂未發者亦屬影響至謂人無未發之時纔思便屬已發以予觀之殊不然夫人日用間豈必皆喜怒哀樂即發之時少未發之時多若令人物交私梏即發之時少未發而若發之時多矣然謂人無未發則終不可令無論日用間即終日默坐清明無一端之倚著有萬端之籌度亦便不可謂之發也但所謂未發者從喜怒哀樂看方有未發夫天地寥廓萬物衆多

所以感通其間而妙鼓舞之神者惟喜怒哀樂如風雨露雷造化所以鼓萬物而成歲慶賞刑威人主所以鼓萬民而成化也造化豈必皆風雨露雷之時人主亦豈必皆慶賞刑威之日故説有未發之中正見性之實存主處令若以為空洞無物而已是將以何者為未發又將以何者為中而天地萬物之感通其真脈不幾杳然無朕耶且所謂致中者又從何著力毋乃兀坐閉目以求元妙如世之學習靜者乃可耶夫唯君子知未發之

非空虛方見性之實知人生未發之時多而所為慎獨立本者無時無處不可致力方見盡性之為實延平每教人靜坐觀中但入門一法非慎獨本旨也慎獨者居處應酬日用間無在非是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若靜坐觀中止是居處一義未發解古來未有實言性者中和是實言性處後人求之不得往往虛言性以為無可名獨禮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一句儒者多宗之周子作太極圖以為聖人主靜立人極至豫章延平

每教人靜坐觀中看未發氣象予用工久之覺得求未
發之中是至誠立大本真學問要領然將一靜字替中
字恐聖學與儒學便未免於此分别宋儒只為講一靜
字恐偏著靜故云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若費分疏幇補
聖學説中便無偏靜氣象不必用動字幇補凡學問一
有幇補則心思便有一半不滿處費了籌度躬行便有
一半不穩處費了調停聖賢只率性而行便為道故云
致中和不於中處調和亦不於和處還中徹始徹終要

在慎獨性說　平旦之氣夜氣二者皆就常人身上說聖賢便善養浩然之氣何止平旦與夜即日夜之所息亦就常人說君子便自强不息且平旦之氣與夜氣尚有辨平旦是人已覺之時自家做得一半主了至夜氣乃沈沈熟睡之時自家做不得主全是靠天的故有平旦之氣尚是清明一邊人至無平旦之氣方纔說夜氣可見人縱自絶而天尚未嘗深絶之也若夜氣足以存猶不失為可與為善的可見氣善是才善處氣說　所不睹

所不聞者終日睹聞未嘗睹聞終身睹聞無可睹聞此是心體未是獨也唯君子戒慎恐懼一於是所絕無他馳一敬為主百邪不生一念常操萬用畢集真覺有隱有微時時保聚有莫見有莫顯種種包涵繼善成性之所正當有日新之所乃名為君子慎獨不睹不聞有千萬其心思而不失為獨有孤寂其念慮而不名為獨是在戒慎不戒慎之間不問其應酬與靜居也蓋人一心之隱見微顯便是萬事之隱見微顯並從所不睹所不聞

中流注獨也若不識戒慎恐懼真脈者則何知有隱有見有微有顯萬事萬物都無歸著我心亦總無歸著已矣莫見 中和之名可分中和之實不可分也即致中和之功更無可分也總歸之一戒懼慎獨惟戒懼則不睹不聞之所而天地為昭萬物同體隱見微顯之獨為主持者明明矣此中和所為致也夫君子之喜以天下怒以天下哀以天下樂以天下豈虛為見而已哉吾中心當其嘿覺其然而覺民之無不共此同然者是之為大

本達道是之謂愼獨中和　仰之彌高葢言天也鑽之彌堅葢言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葢言四方也求之於天地四方而不得則所為握天地四方之極者何中也此所謂擇乎中庸不睹不聞之所之為戒懼也得一善博文約禮也常人多以無形無象索中顏子并以有形有象觀中故於高堅前後中指出文禮回之為人　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此以道為懸而身趨之如不及者也的然而日亡此以已為懸而欲人趨之如不及者也天命

之中有常即吾率性之正鵠庸德庸言素位昭然分寸不可踰越君子戒慎恐懼不敢妄發彼行險之小人葢妄發而自命秋毫之中者也正鵠　戒慎恐懼齋也不睹不聞而洞隱見微顯之幾明也齋明者一而無他雜者也齋明　中庸工夫只學問思辨行用力首戒慎恐懼慎獨只要操此一心時時用力時時操心原非空虛無實如世説戒懼是靜而不動慎獨是未動而將動遂若學問思辨行外另有一段靜存動察工夫方養得中和出

不知是何時節又不知是何境界只緣看未發與發都在心上以為有漠然無心時方是未發一覺纖毫有心便是發曾不於喜怒哀樂上揹著實不知人生決未有漠然無心之時而却有未喜怒未哀樂之時如正當學問時可喜怒可哀樂者未交而吾之情未動便可謂之發否是則未發時多發時少君子戒懼慎獨惟恐學問少有差遲便於心體大有缺失決是未發而兢業時多發而兢業於中節不中節時少如此看君子終日學問

思辨行便是終日戒懼慎獨何得更有虛閒求一漠然無心光景夫中和為大本達道並稱天下正欲以天下為一身不欲外一身於天下也（博學）洗心者戒慎恐懼也心本純一愈戒懼則愈無疵者也退藏者所不睹不聞也心本內斂愈戒慎則愈不放者也（如神）令人說天命者多以義理氣數並言夫首言天命而繼以率性修道謂理義也俟命受命疑兼氣數乃俟必居易受必大德成德謂理義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疑理義氣數渾

言而曰文王之德之純純亦不已則亦專言理義而未嘗兼氣數也夫所謂不已者何也理義立而古今旦暮相推相盪其間而莫之壅閼者氣也理義行而高下長短日乘日除其間而莫之淆混者數也故曰至誠無息謂理義之純而無息而氣數為之用也君子為善稟如是受成亦必如是是謂戒慎恐懼而不然者初以雜糅誣性而理義不能主持繼以參錯誣命而氣數得為推諉真所謂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於穆不已人何嘗不

望新知但不識吾故引水不導其源則必塞植木不沃其根則必蹶培造化生機祇有一温暢人心生理祇有一知故温

乾動坤静而易言乾之静專動直坤之静翕動闢動静合言者何説者以為北辰居所是天之静予以為主宰之静非運行之静也中庸曰不思而得不勉而中是運行之静所以合主宰之静也説者以為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是地之動予以為運行之動非主宰之動也中庸曰地道敏樹是運行之動所以合主宰之動

也天地之德不分動靜君子戒慎恐懼原未嘗分動靜天地

不睹不聞隱也隱而有見見而有微微而有顯乃心路中遞相次第萬物未生為隱初出為見端倪為微盛大為顯實不睹聞為骨子故總謂之獨君子慎獨如物裁根時生意潛藏後來包畜無窮景象闇然

文釗傳云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則是恃鬼神之道反不覺廢人之道唯盡人之道便可合鬼神之道人之道廢鬼神未有應者也人之道盡鬼神未有不應

者也其有為處即鬼神之為其才能處實鬼神牖之才能在在事事各有檢防各有靈嚮鬼神論易云利貞者性情也又云各正性命夫性其命者所以合天性其情者所以坊人其本則所謂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而世説天命者若除理義外别有一種氣運之命雜糅不齊者然因是則有理義之性氣質之性又因是則有理義之心形氣之心三者異名而同病總之不過為為不善者作推解説夫世之為善者少而不為善者多則是天之

生善人也少而生不善人也多人之得性情之善於天也少而得性情之不善於天也多誣天誣人莫此為甚以是有變化氣質之說夫氣質善而人順之使善是以人合天何極易簡若氣質本有不善而人欲變化之使善是以人勝天何極艱難且使天而可勝即荀子矯性為善其言不異而世非之何哉孟子曰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是天之氣運之行無不齊也而獨命人於氣運之際頓有不齊乎

哉中庸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夫使天果不齊是純獨文王之所有而舉世性情之所無也又非獨世性情之所無而亦天命之所本無也將所謂純粹精者何在乎命說

心盡則心正心正則道明若祗論道之明不明不論心之盡不盡而匇皇出入閒毋乃反鏡索照論揚墨

學問思辨行時時用力一而有宰崒而不踈是所以為戒懼慎獨所以為居敬決無抱一空虛無著之心為常惺事仁屬愛愛即煦煦姑息之見未免乘焉

而溺一切妻妾宮室得我之私心為之惑亂其所以自愛適所以自戕賊何況愛人孟子故將舍生取義決斷關頭而求放心之一脈始清讀語錄　夫吾之喜以天下喜怒以天下怒哀樂以天下哀樂直與天地同流萬物同趣者此真性也即未發時常薰然盎然有一段懇至不容已處中也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即肫肫淵淵浩浩在至誠功用之極固然而凡民稟賦之初亦未有不然者也即令人陷溺之後亦未有不可還其固然者也同上

伊川論性謂惡亦性中所有其害不淺論莊

明儒學案卷五十九

明儒學案卷六十

餘姚　黄宗羲　撰

東林學案三

主事顧涇凡先生允成

顧允成字季時别號涇凡兄則涇陽先生也與涇陽同遊薛方山之門萬歷癸未舉禮部丙戌廷對指切時事以寵鄭貴妃任奄寺為言讀卷官大理何源曰此生作

何語真堪鎻楬矣御史房寰劾海忠介先生與諸壽賢彭遵古合疏數寰七罪奉旨削籍久之起南康府教授丁憂服闋再起保定府教授歷國子監博士禮部主事詔皇太子與兩皇子並封為王先生又與岳元聲張納陛上疏極諫責備婁東已而趙忠毅掌計盡黜政府之私人婁東欲去忠毅授意給事中劉道隆謂拾遺司屬不宜留用因而忠毅革籍太宰求去先生又與于孔兼賈岩薛敷教張納陛抗疏犯政府皆謫外任先生判光

州是時政府大意在遏抑建言諸臣尤遏抑非臺省而建言者先生上書座師許國反覆當世但阿諛熟軟奔競交結之爲務不知名節行撿之可貴聖怒可攖宰執難犯言路之人襲杜欽谷永附外戚而專攻上身之故智以是而禁人之言猶爲言路不塞哉布衣瞿從先爲李見羅誦寃進唐曙臺禮經先生皆代爲䟽草惟恐其不成人之美也光州告假歸十有四年所積俸近千金巡撫檄致之先生不受丁未五月卒年五十四平生所

深惡者鄉愿道學謂此一種人占盡世間便宜直將弒父與君種子暗佈人心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近日之好為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窩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歇脚事也鄒忠介晚年論學喜通融而輕節義先生規之曰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眞節義即義理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理之怒不可無義理之節氣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為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

往往借此等議論以銷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言最遠一日喟然而嘆涇陽曰何嘆也曰吾嘆夫今之講學者恁是天分地陷他也不管只管講學耳涇陽曰然則所講何事曰在縉紳只明哲保身一句在布衣只傳食諸侯一句涇陽為之慨然涇陽嘗問先生工夫先生曰上不從元妙門討入路下不從方便門討出路涇陽曰須要認得自家先生曰妄意欲作天下第一等人性頗近狂然自反尚自硜硜窩臼

情又近狷竊恐兩頭不著涇陽曰如此不為中行不可得矣先生曰撿點病痛只是一個麁字所以去中行彌遠涇陽曰此是好消息麁是真色狂狷原是麁中行中行只是細狂狷練麁入細細亦真矣先生曰麁之為害亦正不小猶幸自覺得令但密密磨洗更無他說涇陽曰尚有說在性近狷還是習性情近狂還是習情若論真性情兩者何有於此叅取明白方認得自家既認得自家一切病痛都是村魔野祟不敢現形於白日之下

矣先生遲疑者久之而後曰豁然矣譬如欲入京師水則具舟楫陸則備輿馬徑向前去無不到者其間倘有阻滯則須耐心料理若因此便生懊惱且以為舟楫輿馬之罪欲思退轉别尋方便豈不大誤涇陽曰如是如是先生嘗曰吾輩一發念一出言一舉事須要太極上著脚若只跟陰陽五行走便不濟事有疑其拘者語之曰大本大原見得透把得住自然四通八達誰能拘之若於此糊塗便要通融和會幾何不墮坑落塹喪失性

命故先生見義必爲皆從性命中流出沈繼山稱爲義理中之鎮惡文章中之辟邪洵不虚也

小辨齋劄記學者須在暗地裡牢守界限不可向的然處鋪張局面　逆詐億不信五字入人膏肓所謂殺機也億逆得中自家的心腸亦與那人一般億逆得不中那人的心腸勝自已多矣　人心惟危王少湖曰危之一字是常明燈一息不危即墮落矣　朱子嘗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枉尺直尋四字今日講學家只

成就枉尺直尋四字愚亦曰孟子一生費盡心力只破得無善無惡四字今日講學家只成就無善無惡四字三代而下只是鄉愿一班人名利兼收便宜受用雖不犯乎弑君弑父而自爲忒重實埋下弑父弑君種子無善無惡本病只是一個空字末病只是一個混字故始也見爲無一之可有究也且無一不可有始也等善於惡究也且混惡於善其至善也乃其所以爲至惡也

離九三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歌為樂生者也嗟為憂生者也言人情憂樂只在軀殻上起念不如此則如彼不知人生世間如日晷之離有幾多時即何為靠這裡尋個憂樂凶之道也　自三代以後其為中國財用之蠹者莫甚於佛老莫甚於黃河一則以有用之金塗無用之像一則以有限之財填無限之壑此所謂殺機也　發與未發就喜怒哀樂說道不可須臾離何言發未發也程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此言人分上事若論道則萬物皆具更不說感與未

感最為的當　炎祚之促小人促之也善類之殃小人殃之也紹聖之紛更小人紛更之也令不歸罪於小人而反歸罪於君子是君子既不得志於當時之私人而仍不得志於後世之公論為小人者不惟愚弄其一時仍并後世而愚之也審如其言則將曰比干激而亡商龍逢激而亡夏孔子一矯而春秋遂流為戰國孟子與蘇秦張儀分為三黨而戰國遂吞於呂秦其亦何辭矣

以下論學書

南臯最不喜人以氣節相目僕問其故似以

節義為血氣也夫假節義乃血氣也真節義即理義也血氣之怒不可有理義之怒不可無理義之氣節不可亢之而使驕亦不可抑之而使餒以義理而誤認為血氣則浩然之氣且無事養矣近世鄉愿道學往往借此等議論以消鑠吾人之真元而遂其同流合汙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遠　心學之弊固莫甚於今日然以大學而論所謂如見肺肝者也何甞欺得人來却是小人自欺其心耳此心蠹也非心學也若因此便諱言心學

是經以心學與小人也咸九四不言心而象曰感人心則咸其心之義也艮六四不言心而象曰思不出其位則艮其心之義也其曰貞吉則道心之謂曰憧憧則人心之謂也艮其身亦猶大學之揭修身蓋心在其中矣何諱言心之有乃曰心意可匿身則難藏其不本正心誠意而本修身殆有精義不免穿鑿附會矣　足下近言調攝血氣喜怒不著自有調理此知足下心得之深直透未發前氣象即六經且為註脚矣但恐此意習慣

將來任心太過不無走作其害非細足下必曰聖賢之學心學也吾任吾心何走作之有不知道心可任也不可任也道心難明人心易惑弟近來只認得六經義理親切句句是開發我道心句句是喚醒我人心處學問不從此入斷非真學問經濟不從此出斷非真經濟

與彭旦陽

陽明提良知是虛而實見羅提修身是實而虛兩者是水中月鏡中花妙處可悟而不可言所謂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只是弄精魂　昔之為小人者口堯

舜而身盜跖今之為小人者身盜跖而罵堯舜　名根二字真學者痼疾然吾輩見得是處得做且做若每事將此個題目光光抹煞何處開得口轉得身也　根原枝委總是一般大趨既正起處既真信目所視信口所哦頭頭是道不必太生分別　平生左見怕言中字以為我輩學問須從狂狷起脚然後能從中行歇脚凡近世之好為中行而每每墮入鄉愿窩臼者只因起脚時便要做歇脚事也

太常史玉池先生孟麟

史孟麟字際明號玉池常州宜興人萬歷癸未進士官至太常寺少卿三王並封旨下先生作問答上奏乙卯張差之變請立皇太孫詔降五級調外任先生師事涇陽因一時之弊故好談工夫夫求識本體即是工夫無工夫而言本體只是想像卜度而已非真本體也即謂先生之言是談本體可也陽明言無善無惡心之體先生作性善說闢之夫無善無惡心之體原與性無善無

不善之意不同性以理言理無不善安得云無心以氣言氣之動有善有不善而當其藏體於寂之時獨知湛然而已安得謂之有善有惡乎其時楊晉菴頗得其解移書先生謂錯會陽明之意是也獨怪陽明門下解之者曰無善無惡斯為至善亦竟以無善無惡屬之於性真索解而人不得矣

史玉池論學令時講學主敬者率以當下指點學人此是最親切語及叩其所以却說飢來喫飯困來眠都是

自自然然的全不費工夫見學者用工夫便說本體原不如此却一味任其自然任情從欲去了是當下反是陷人的深坑不知本體工夫分不開的有本體自有工夫無工夫即無本體試看樊遲問仁是向夫子求本體夫子却教他做工夫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凡是人於日月間那個離得居處執事與人境界故居處時便恭執事時便敬與人時便忠此本體即工夫學者求仁居處而恭仁就在居處執事而敬仁就在執事與人而

忠仁就在與人此工夫即本體是仁與恭敬忠原是一體如何分得開此方是眞當下方是眞自然若飢食困眠禽獸都是這等的以此為當下卻便同於禽獸這不是陷人的深坑且當下全要在關頭上得力令人當居常處順時也能恭敬自持也能推誠相與及到利害的關頭榮辱的關頭毀譽的關頭生死的關頭便都差了則平常恭敬忠都不是眞工夫不用眞工夫卻沒有眞本體故夫子指點不處不去的仁體卻從富貴貧賤關

頭孟子指點不受不屑的本心却從得生失死關頭故富貴不淫貧賤不移威武不屈造次顛沛必於是舍生取義殺身成仁都是關頭時的當下此時能不走作纔是真工夫纔是真本體纔是真自然纔是真當下往李卓吾講心學於白門全以當下自然指點後學說個個人都是見見成成的聖人聞有忠孝節義之人却云都是做出來的本體原無此忠孝節義學人喜其便利趨之若狂後至春明門外被人論了纔去拿他便手忙脚

亂却一刀自刎此是殺身成仁否此是舍生取義否自家且如此何況學人故當下本是學人下手工夫差認了却是陷人深坑不可不猛省也　言心學者率以何思何慮為悟境蓋以孩提知能不學不慮聖人中得不思不勉一落思慮便非本體豈不是徹上語不知人心有見成的良知天下無見成聖人聖人中得原是孩提愛敬孩提知能到不得聖人中得故孩提知能譬如礦金聖人中得譬如精金這精金何嘗有分毫加於礦金

之初那礦金要到那精金須用許多淘洗鍜鍊工夫不然脫不得泥沙土石故不思不勉只説個見成聖人非所為聖人也　問告子之勿求亦有根歟曰有外義故也夫義與氣一流而出求氣即集義也告子外視乎義夫且以義為障矣何求焉　理氣合而為心孟子以義為心集義而氣自充氣充而心自慊則心以自慊而不動告子第以氣為心而離義以守氣則定氣所以定心心亦以能定而不動　夫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

吾其性天下有性外之氣乎故浩然之氣即吾心之道義不可得而二之也吾身體充之氣即塞天地之氣亦不可得而二之也故行有不得之心告子不能異孟子焉天命之性也孟直以養之則不愧不怍之真即高明博厚之體而體充之氣浩然塞天地之氣矣告子逆而制之固不以蹶趨之氣動心亦不以道義之氣慊心則氣非塞天地之氣而體充之氣矣故告子守在氣者也孟子守在義者也孟子之於義根心而生是以心為主

者也告子之於義緣物而見是以物為主者也義無內外緣物以為義則內外分為兩截義自義心自心始猶覺其遺用而得體究則并其體而忘之矣譬之水然孟子之心若清水之常流而告子之心則止水之能清耳始而澄之止水之清易而流水之清難至於後而流水之清者常清止水之清者臭敗矣　釋氏不思善不思惡是汝本來面目則告子性無善外義之根宗也其曰心生心死心死心生死心之法則告子之勿求也其曰

一超直入如來地超入之頻則告子之助長也　問格物曰各人真實用功便見　宋之道學在節義之中今之道學在節義之外　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君子在位其不能容小人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小人而君子窮矣小人在位其不能容君子宜也至於并常人而亦不能容焉彼且退而附於君子而小人窮矣　古人以心為嚴師又以師心自用為大戒於此參得分明當有會處

職方劉静之先生永澄

劉永澄字静之揚州寶應人八歲讀正氣歌衣帶賛即立文公位朝夕拜之年十九舉於鄉飲酒有妓不往登萬歷辛丑進士第授順天學教授北方稱為淮南夫子遷國子學正雷震郊壇先生上疏災異求直言自漢唐宋及祖宗未有改也往萬安劉吉惡人言災異鄒汝愚一疏炳烈千古今者一切報罷塞諤諤之門務容容之福傅之史册尚謂朝廷有人乎滿考將遷先生喟然嘆

曰陽城為國子師斥諸生三年不省親者況身為國子師乎遂歸杜門讀書壬子起職方主事未上而卒年三十七先生與東林諸君子為性命之交高忠憲曰靜之官不過七品其志以為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聖賢吾君若何而聖賢吾相若何而聖賢吾百司庶職年不及强仕而其志以為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前吾者若何揚搉之生當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後吾者若何矜式之先師劉忠端曰靜之尚論千古得失嘗曰古人往矣豈

知千載而下被静之檢點破綻出來安知千載後又無檢點静之者其刻厲自任如此大槩先生天性過於學問故其疾惡之嚴真如以利刃齒腐朽也

劉静之緒言令有人焉矜矜於簞食豆羮之義木頭竹屑之能至於攖小人之忌觸當世之網而上關國是下關清議者則惟恐犯手撩鬚百不一發雖事任在躬亦不過調停兩家以為持平之體此其意何為哉得失之念重耳　巧宦之法大率趨承當路不可稍失其意雖

己之吏胥亦不肯稍失其意葢知吏胥亦能操吾之短長也淸夜自思此一種是何等心事豈可使人知　物來順應順者順乎天理也非順乎人情也　三代而上黑白自分是非自明故曰王道蕩蕩王道平平後世以是爲非指醉爲醒倒置已極君子欲救其弊不得不矯枉葢以不平求平正深於平者也　有一等自是的人動曰吾求信心不知所信者果本心乎抑習心乎　假善之人事事可飾聖賢之迹只逢著忤時抗俗的事便

不肯做不是畏禍便怕損名其心總是一團私意故耳

謙謙自牧由由與偕在醜不爭臨財無茍此居鄉之利也耳習瑣尾之談目習徼逐之行以不分黑白為渾融以不悖時情為忠厚此居鄉之害也夫惡人不可為矣庸人又豈可為乎惡人不當交矣庸人又豈足交乎

尋常之人慣苛責君子而寛貸小人非君子仇而小人暱也君子所圖者大則所遺者細世人只檢點細處故多疵耳小人所逆者理則所便者情世人只知較量

情分故多怨耳　愛人則加諸膝惡人則隕諸淵此譏刺語其實愛惡之道無如此大學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心何嘗加膝乎惡惡臭之心何嘗隕淵乎聖賢只在好惡前討分曉不在好惡時持兩端如慮好惡未必的當好不敢到十分好惡不敢到十分惡則子莫之中鄉愿之善耳　與君子交者君子也小人交者小人也君子可交小人亦可交者鄉人也鄉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惡小人也亦不甚其用情在好惡之間故其

立身也亦在君子小人之閒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而鄉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鄉人害在風俗　李卓吾曰有利於已而欲時時囑托公事則稱引萬物一體之說有害於已而欲遠怨避嫌則稱引明哲保身之說使君相燭其奸不許囑託不許遠嫌避害又不許稱引則道學之情窮矣　如愛已之心愛人先儒必歸之窮理正心如治已之心而治人先儒必以强於自治為本葢未能窮理正心則吾之愛惡取舍未必得正而推已及物

亦必不得其當然未能强於自治則是以不正之身為標的將使天下之人皆如吾之不正而淪胥以陷　說心説性説元説妙總是口頭禪只把孟子集義二字較勘身心一日之内一事之間有多少不合義處有多少不慊於心處事事檢點不義之端漸漸難入而天理之本體漸漸歸復浩然之氣不充於天地之間者鮮矣

學正薛元臺先生敷敎

薛敷敎字以身號元臺常之武進人方山薛應旂之孫

也年十五為諸生海忠介以忠義許之登萬歴己丑進士第南道御史王藩臣劾廵撫周繼不白掌憲耿廷向吳時來相繼論列先生言是欲為執政箝天下也言官風聞言事從古皆然若必關白長官設使談劾長官更須關白乎二三輔臣故峻諸司共繩㢘采憲臣輙為逢迎自喪生平竊所不取疏奏當路大恚主考許國以貢舉非人自劾奉旨回籍省過壬辰起鳳翔教授尋遷國子助教有詔並封三王上疏力爭又寓書責備婁江事

遂得寢未幾趙忠毅佐孫清簡京察盡出當路之私人內閣張洪陽王元馭憤甚給事中劉道隆承風旨以爭拾遺鐫忠毅三秩先生復與于孔兼陳泰來賈巖顧允成張納陛合疏言考功無罪內閣益憤盡奪六君子官而先生得光州學正丁毋憂遂不復出甲辰顧涇陽修復東林書院聚徒講學先生實左右之作真正銘以勉同志曰學尚乎真真則可久學尚乎正正則可守真而不正所見皆苟正而不真終非己有君親忠孝兄弟恭

友禔身以廉處衆以厚良朋切劘要於白首鄉里詬怨莫之出口毋謂冥冥内省滋疚毋謂瑣瑣細行匪偶讀書學道係所禀受精神有餘窮元極趣智識寡昧柬哲省咎殊途同歸勞逸難狃世世我用兮不薄五斗世不我用徜徉五柳無貴無賤無榮無朽須節逢時令生諒否必真必正夙所自剖寄語同心各慎厥後年五十九而卒先生持身孤峻筮仕以來未嘗受人一饋垢衣糲食處之泰然舍車而徒隨行一蒼頭而已執喪不飲酒食

肉服闋遂不食肉故其言曰脚根站定眼界放開靜躁濃淡間正人鬼分胎處又曰道德功名文章氣節自介然無欲始又曰學苟不窺性靈任是皎皎不汙終歸一節但世風衰微不憂著節太奇而憂混同一色託天道無名以濟其私則中庸之説誣之也嘗有詩曰百年吾取與留作後人箴其自待不薄如此賦性慈祥蠕動不忍傷害俗客傖父亦無厭色然疾惡甚嚴有毀其知交藥園適者先生從稠人中奮臂而起自後其人所在先

生必避去終身不與一見也

侍郎葉園適先生茂才

葉茂才字參之號園適無錫人也萬歷己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榷稅蕪關除雙港之禁商人德之歷吏禮二部郎尚寶司丞少卿南大理寺丞卧病居半壬子陞南太僕寺少卿黨論方興抗疏以劾四明崑宣小人遂集矢於先生先生言臣戇直無黨何分彼此孤立寡援何心求勝内省不疚何慮夾攻雞肋一

官何難勇退遂歸天啓初起用遷太僕寺卿甲子擢南京工部右侍郎履任三月先幾引去故免遭削奪崇禎辛未卒年七十二先生在東林會中於喁無間而晰理論事不厭相持終不肯作一違心語忠憲歿先生狀之其學之深微使讀者怳然有入頭處又喜為詩以寓時事云還宣侍講王昭素執易觽頭取象枯傷經筵之不舉也云三黨存亡宗社計片言曲直咎休占刺門户也云乾坤不毀只吾心哀毀書院也老屋布衣倜若寒畯

於忠憲何愧焉

孝廉許靜餘先生世卿

許世卿字伯勲號靜餘常州人萬歷乙酉舉於鄉放棹日與同志清談竟夕未嘗見其有喜色也揭安貧五戒曰說收田糧干謁官府借女結婚多納僮僕向人乞覔省事五戒曰無故拜客輕赴酒席妄薦館賓替人稱貸濫與義會有强之者輙指其壁曰此吾之息壤也一日親串急贖金求援於先生先生鬻婢應之終不破干謁

戒也守令罕見其面歐陽東鳳請修郡志先生曰歐公端人也為之一出東林之會高忠憲以前輩事之飲酒吟詩終日不倦門屏落然不容一俗客嘗曰和風未學油油惠清節寧希望望東勑其子曰人何可不學但口不說欺心話身不做欺心事出無慚朋友入無慚妻子方可名學人耳疾革謂某逋未償某拖未報某券未還言畢而逝

耿庭懷先生橘

耿橘字庭懷北直河間人不詳其所至官知常熟時值東林講席方盛復虞山書院請涇陽主教太守李右諫御史左宗郢先後聚講於書院太守言大德小德俱在主宰處看天地間只有一個主宰元神渾淪大德也五官百體無一不在渾淪之內無一不有條理之殊小德也小德即渾淪之條理大德即條理之渾淪不可分析御史言從來為學無一定的方子但要各人自用得著的便是學問只在人自肯尋求求來求去必有入處須

是自求得的方謂之自得自得的方受用得當時皆以為名言涇陽既去先生身自主之先生之學頗近近溪與東林微有不同其送方鳴秋謁周海門詩云孔宗曾派亦難窮未悟如何輳得同慎獨其嚴四個字長途萬里任君行人傳有道在東揚我意云何喜欲狂一葉扁舟二千里幾聲嚶鳥在乖楊亦一證也

耿庭懷論學賢友不求所以生死之道而徒辯所以生死之由不於見在當生求了畢欲於死後再生尋究覓

千言萬語只是落在一個輪迴深坑裡不見有超出底意思千古只在今時迷了第決當下若云姑待是誣豪傑賢友謂人生頴異必其前生叅悟之力結為慧根又輕看了那生萬物的他既會生萬物便不會生一箇頴異的人有一箇頴異的人便是前生叅悟來者則自古及今只生了些愚癡鈍根而已是誣天地若謂自古及今只是這些愚智在天地旋轉則初生愚智時是誰來者況旋轉來智者必益智愚者亦漸智何乃今人不及

古人遠甚是誣聖賢賢友又問死後光景作何狀死者必有一著落處為家余却問賢友見今光景作何狀目前著落豈無家如徒以耳目手足飲食男女喚作生時光景宜乎其復求死後之光景也況以生為客為寄而以死為歸為家則生不如死矣是誣生死葢佛氏輪迴之敎原為超出生死而設再生之說乃其徒敗壞家風的說話何故信之深勿論儒道禪已荒矣答邵濂輪迴生死問下二條

同夫所謂漫天漫地亘古亘今者是何物天地古今

尚在此内而此必欲附麗一物乎所謂神理綿綿與天地同久者亦必有神理之真體而曰附麗則獨往獨來者果安在也不隨生存果附麗於生乎不隨死亡猶有所附麗乎生而附麗於生是待生而存也死而必再生以求所附麗是隨死而亡也待死而存生已死矣隨死而亡焉能再生　令之頭腹手足耳目鼻口塊然而具者是生耶生者活也喜笑瑳然啼哭慘然周旋運轉惺然而有覺者乃謂之生一旦喜泯啼銷運止覺滅雖頭

腹手足耳目鼻口之仍在則謂之死故生死形也形生形死總謂之形而形豈道乎哉道也者形而上之物也形而上也者超乎生死之外之謂也生死是形不是道道非形即非生死既已非生死矣果且有生死乎哉既已無生死矣果且有附麗乎哉既已無附麗矣果不可朝聞而夕死乎哉生死了不相干朝夕於我何與味賢友所謂附麗云者似指今之頭腹手足耳目鼻口塊然之物所謂漫天漫地亘古亘今神理綿綿不隨生存死

亡云者似指令之瑳然愴然惺然之物徇生而為生執有而為知何謂知生生之不知何謂知死生死之不知何謂知道正恐賢友所以發願再生者亦不在了此公案而在貪此形生也欲不貪生非知生不可欲知生非知道不可知道則知吾與賢友今日雖生而實有一箇未嘗生者在這裡這裡方喚做漫天漫地亘古亘今神理綿綿不隨生存死亡的真體也　自其未發者而觀之行於喜怒哀樂之中而超於喜怒哀樂之外獨往獨

來不可名狀強名曰中明道曰且喚做中是也自其發而中節也觀之混乎可喜可怒可哀可樂之場而合乎共喜共怒共哀共樂之心應用無滯如水通流故謂之和也中庸大段只是費隱顯微有無六字六字根柢只一性字費可見而隱不可見顯可見而微不可見有可見而無不可見隱微無未發也費顯有發而中節也隱即之費中而在微即之顯時而在無即之有者而在未發即之發而中節者而在體用一原也非隱孰為費非

微孰為顯非無孰為有非未發而孰為發而中節一以貫之也費即是隱顯即是微有即是無發而中節即是未發下學上達也學者徒於喜怒哀樂上求和而不於喜怒哀樂上求中徇迹遺心矣不於有喜有怒有哀有樂時認未發之真體欲於無喜無怒無哀無樂時觀未發之氣象離形求神矣吾故曰喜怒哀樂情也中和性也費隱顯微有無一性也答中和問

獨無色故覩不得無聲故聞不得睹不得聞不得却有一箇獨體在非謂不

睹不聞之時是獨也獨體本自惺惺本自寂寂而却有不惺惺不寂寂之物欲獨體本自無起本自無滅而却有常起常滅之人心這裡所以用著戒愼恐懼四箇字能於惺惺寂寂中持此四箇字而後不惺惺不寂寂之物欲可滅能於無起無滅中持此四箇字而後常起常滅之人心可除此是有著落的工夫所謂本體上作工夫者是也答陽衡

荀子曰養心莫善於誠周子曰荀子原不識誠既誠矣心安用養耶到得心不用養處方是

誠答歸紹隆

下學上達原是一理天地間無不下即無不上若以親親長長為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為上則不可天下平亦是下親親長長亦是上只在悟不悟之間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二條同上

這箇德性却莫於杳冥怳忽裡覓就是這箇禮而已中庸一書全於費處見隱

求心所在不若求心所不在大學心不在焉此四字是點化學人的靈丹身有所憤懥四句是鍛鍊學人的鉗鑊葢四者實出於身而役乎心心

何以有不在在乎四者之中為形骸所役而不自知爾如今日口受味目受色耳受聲鼻受臭四肢受安逸欣羡求取能盡無乎但有一絲心便不在不在者非不在腔子裡之謂也倒是這腔子裡成了一塊味色聲臭安逸美衣廣屋肥田佳園貴顯世路名高的鬧場此心受役於鬧場之內而不自知故曰不在也答童子徐嶙問心在何處

自性是頭腦自性上起念是真念念上改過是真改過但要賢友認得自性而已一切言行無差無錯處皆性

之用也而必有其體假若散而無體則亦蕩而無用矣認得此體自然認得此用念亦用也而於體為近從本體上發念從念上省改少有差錯即便轉來總是本體上工夫從本體發念即是本體從念上轉來即轉即是本體一念離了本體一念即成差錯一轉不到本體即千轉都無實益文過飾非終遂成大錯皆起於轉之遠也此無他離了本體便屬形體一著形體便落惡道毫釐千里端在於此答葉文奎

秋問喜怒哀樂未發氣象何如

師反詰之對曰衆人之情憧憧擾擾安得未發意者養成之後乎師曰中即性也必待養成而後為中然則衆人無中遂無性乎秋以至善為對師曰喜怒哀樂終日離他不得豈爾終日間通無此中不自反求牽合附會益見支離秋被逼迫通身流汗忽聞蟬聲因省曰此聲之入吾何以受之而知為蟬也聲寂矣知何以不隨之而去也乃對曰意者吾身中目能視耳能聽鼻能嗅口能言其中有主之而不著於此者是謂中乎師首肯曰

近之矣從此體驗亦得秋又曰意者君子而時中無時不有無方可執無處不滿見得此中則天地位萬物育天下歸仁直在眼前乎師舉手曰可矣可矣由此以進聖人不難學矣曰然則可以把持乎師曰爾不把持彼從何處去秋曰然則何以用功師曰離天地萬物不得曰從此處用功而位育自在其中最要緊處在內省不疚無惡於志秋於是怡然順適判然氷解方鳴秋問答

立敎須名至善修學本自無爲要知真性是我明明天命

為誰不離喜怒哀樂超然獨抱圓規有耳誰能聽得有眼肯馬難窺本來巍巍堂堂古今一毫無虧動中漠然不動生生化化無遺謾道一切中節一切本無追隨但要自明自覺三德五道不回三德五道由一從君開眼伸眉但能此中不疚天地萬物皆歸鼎方鳴秋

光祿劉本孺先生元珍

劉元珍字伯先別號本孺武進人萬歷乙未進士歷官禮部兵部郎乙巳大計四明庇其私人盡復臺省之黜

者察疏留中人心憤甚不敢發先生抗疏刺其奸削籍歸而四明亦罷庚申起光禄寺少卿時遼藩初没贊畫劉國縉擁衆欲從登萊南濟先生謂國縉爲寧遠義兒扶同賣國令又竄處内地意欲何爲國縉遂以不振未幾卒官年五十一先生家居講學錢啟新爲同善會表章節義優恤鰥寡以先生爲主有言非林下人所宜者先生痌瘝一體如救頭目惡問其宜不宜也先生每以子路自任不使惡言入於東林講論稍涉附會輒正色

斥之曰毋亂我宗旨聞詬講學者曰彼訾吾黨好名以為口實其實彼之不好名乃專為決裂名教地也疾小人不欲見茍其在側喉間輒如物梗必吐之而後已當東林為天下彈射先生謂高宗憲曰此吾輩入火時也無令其成色有減斯可矣

明儒學案卷六十